

怎么说手机好呢？自从多年前用了手机，生活进入了最好的时代，似乎也进入了最坏的时代。

我常常说，人有两个自己不知道的器官，一个是不离不弃的影子，另一个就是现在的手机。很多人几分钟不用手机就受不了。

因为手机，好多人生病了，生了什么病自己都清楚，那就是焦虑、不安和琐碎，久而久之就神经衰弱，无缘无故失眠，思想无法集中，懒得动脑子。你五脏六腑生病了，吃吃药打打针，有些病就好了。但是手机导致的这些不是病的病，它让你活得不舒服，还不知道怎么去治。

这像什么？像杀鱼。你一两刀下去，鱼立即就死了，但是现在你不动刀子，却支起了一块铁板，把鱼放在铁板上慢慢地烧，慢慢地烤，让它在上面使劲地跳，使劲地挣扎，然后再死，而且看上去是自然死亡。你会反驳，说手机很方便，不喜欢可以不用啊。不想用手机的人不在少数，但结果是已经上瘾了，想戒掉没有那么大的定力。

手机的坏处不说了，我想说说它的害处。首先是读书少了，没有手机的时候，我每天要看不少书，尤其是在马桶上读得最多。人在马桶上是最舒服的时候，也是最适合读书的时候，所以我的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全是在马桶上重读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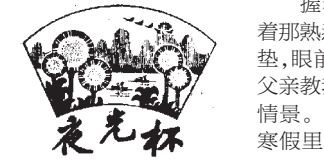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现在呢？在马桶上待的时间很长，却不读书了。上厕所必备的，一是手机，二是手纸。没有手纸厕所照上，遇到厕所里没有手机信号，那肯定是拉不出来的。久而久之，反正我已经患上便秘。

第二是朋友关系复杂了，有很多关系变得不仅仅是疏远了，而是变得非常紧张了。没有添加好友的时候，大家是相见不如想念，关系显

来上海二十五年，竟未再骑过一次车。这座城市的快节奏和上下班路途的遥远，让慢悠悠的自行车，渐渐隐进我记忆的深处。

上周末，参加滴水湖畔的一个会议。清晨，大家相约徒步环湖，因我穿的是高跟鞋，便有些迟疑，朋友看出我的犹豫，笑着说：“这么好的阳光可不能辜负，不行就骑车。”

骑车？二十五年了，我还会骑车吗？记忆里最后一次骑车，还是陪年幼的



崇明成陆已逾千年，长江与东海在此握手，江海交汇的雾露，四季分明的潮汐，滋养出一片沃土，也滋养了崇明白山羊。

白山羊，体形精巧，腰背一条线，四肢如凿，善跑，善攀，它吃百种草，喝露水，养法只有四个字：顺其自然。于是产量低，一羊难求。

老崇明说：“冬来一只白山羊，省下一件老棉袄。”羊肉健脾，补气，长力道，挡寒风，一口下去，肉香化开，寒意节节败退。白山羊全身是宝。肉可入肴，皮可制革，毛可制笔。吃法也随性：红烧，浓油赤酱，香透三条街；白切，清水一焯，蘸点酱油便鲜得眉毛跳；青菜同烧，素衣顿时锦缎加身；若把黑鱼请进来，鱼羊同锅，“鲜”字便劈成两半，在舌尖炸雷。

旧年隆冬，庄稼归仓，崇明人兴“吃扛聚”。八八十人，凑钱买羊，村口支大铁锅，柴火旺得像落霞。羊滚水叫，香气横冲直撞。众人围锅，手撕嘴嚼，老白酒咕咚咕咚，笑声一浪高过一浪。那份热络，把冬天的缝隙全糊上了。

如今，白山羊四季都在案头上，可崇明人仍把最鲜的一口留给北风。雪未落，火先起，锅未沸，人先聚——冬吃白山羊，暖的不只是胃，还有千年不断的人情味。

冬食白山羊

郭树清

说手机

陈 仓

得非常美妙。有一天加了好友，他发了朋友圈你不给他点赞，他给我发了信息你不及人回复，如同在大街上相遇，你没有和他打招呼一样。有时候是没有看见，所以没有点赞；有时候忙，忘记回复了。大多数时候，是不想违心地点赞，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复。长期不回复不点赞，那就是天天在大街上擦肩而过，轻一点是陌路人，重一点就成了仇人。有位朋友，就因为人家给前后的人都点了赞，唯独漏掉了他，他就把人家拉黑了。

我也见过天天给我发信息的，单纯的是发他自己写的文章让我看看，复杂的是有人竟然发广告，推销字画，推销保健品，推销苹果核桃，甚至推销墓地，还有诈骗信息。最厉害的是推销化妆品，我这么个大老粗，香皂都不配，也配胭脂红粉？

发文章让你看的，真实意图不是让你指点好不好，而是以为你有关系，脸面大，可以推荐，其实我也经常遭遇退稿啊；那些推销的，大部分都熟悉，原本在文字里相交，如今在商品中会面，真是尴尬极了。

我天天忙到凌晨，吃饭都没有时间，哪有时间读别人的文章？哪有时间刷朋友圈？哪有闲心一一回复？所以，人家受到了“冷落”就开始恨你，在背后骂你无情无义也就算了，还殃及你的文章，说你写得臭，其实他根本没有看过你的作品。

不说别人，开始用微信的时候，我自己发个朋友圈，如果有人点赞了，尤其是名人点赞了，就感恩戴德。人家不给点赞，虽然能够体谅，感觉还是有一点点疏远。关键是大部分人为了点赞而点赞，根本不看内

容，所以经常闹笑话。人家明明发广告，你却献了一朵玫瑰花；人家明明发荣誉证书，你却发了一坨臭屁。

我说实在话，这样不分青红皂白，在朋友圈点赞和留言，有点拍马屁套近乎的意思，长期下去就养成了畸形的人际关系。犹如大家见了面，不管认识不认识，就点头哈腰，说久仰久仰，说你真厉害啊，之类种种，把人格都给搞坏了。

有人说，这是一场技术革命，新媒体和印刷术出现的时候一样。我觉得并不一样，从竹简到印刷术，那仅仅是形式变了，内容是从来没有变的，而且促进了内容的提升。

比如印刷术大大地方便了文章的出版，如果依然在竹简时代，我估计《红楼梦》这些长篇小说就不可能出现了。但是现在是自媒体时代，微信和短视频这些新媒体呢，人人都可以用，人人都可以制作内容。原来购物还逛逛街，现在直接看直播。卖菜的可以评论书画了，书画家可以评论国际局势了，那些搞国际局势研究的开始推荐什么菜可以治疗糖尿病。

发展手机这些高科技没有错，我的私见是，眼光要多瞄住如何改变人类命运，比如新能源、医疗、奔月，为移民宇宙做好准备，别把精力都花在如何取悦于人。

有好多科技公司，主要业务是制作视频赚取流量。他们所谓的科技，就为了娱乐人，就为了讨好人，目标就是为了赚钱。原来，我们的目光朝外，放眼世界，如今我们的目光朝内，沉迷于小小的手机，看似无比广阔，其实多么虚幻。

如果手机作为人体的另一个器官，其实是先天性残疾的。它不瞎，可以看颜色；它不聋，可以听到声音；它不哑，可以用嘴巴说话。但是它没有嗅觉和味觉，闻不到大地的气息，尝不到生活的味道，这还是我们追求的完美生活吗？

他刚买的永久牌自行车，在学校的操场上教我和弟弟。他扶着后座，跟着自行车跑了一圈又一圈，

最终在父亲汗透衣衫、筋疲力尽，崭新的永久被摔得伤痕累累时，我和弟弟学会了骑车。可学会了，

我却只敢在操场里绕圈，一上路便龙头不稳，左右摇晃。父亲指着眼前的那条路对我说：

“不要怕，你只管眼看前方，握紧龙头，用力踩踏板，车轮自然就会滚滚向前！”这句话，在往后的岁月里，在我面临无数困境时，总会回响在耳边：眼看前方，脚踏实地。

思绪至此，我深吸一口气，眼看前方，用力一蹬，车身向前倾去，身体也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接管，腰腹自然发力，手臂轻轻调整方向，双脚便流畅地画起了圆。一阵清风，带

看见寄隐路，月亮湖就到了。寄隐路名出齐山之寄隐岩（上存宋、明、清摩崖石刻三十余处），一边是齐山，一边是月亮湖。一路不断皆有普及各种鸟类知识的标牌，路面间或刻有诗歌。此路谢绝汽车，行人优哉游哉，或漫步，或骑行，皆无匆忙之态。我向迎面而来的一位老者询问最佳观鸟点，他抬手一指：“再向前走几分钟，就听见天鹅的叫声了。”

果然，循着鸟语，隔着湿地保护网，但见湖天之间，各色披着羽毛的“仙女”，双双对对，呼啦啦一阵风来，呼啦啦一阵风

平空手别文行
山山種來章字樂
關色堂幾一
檻有節度守飲須取
倚無垂揮千
晴中柳風毫鍾少
翁

若把西北荒漠比作人生的暮年，那么，江南水乡便是人生的少年、青年和壮年。江南，是水淋漓的诗行，是砚中磨出的墨汁，是时光在青石板上刻下的偈语，是烟雨穿透粉墙黛瓦书写的东方哲学寓言。江南，教人懂得在繁华中归于宁静，在变幻中坚持恒定，在有限中追求无限。

暮暮苍苍，又忆江南，遂填词有怀记之，概焉赋此。长空咽，尘行途路风霜叠。风霜叠，梦藏心底，韵长声别。

情知过往清秋节，痴留首首江南绝。江南绝，一行几字，吟来情裂。

去，你跳一段“圆舞曲”，它来一曲《致爱丽丝》，把萧瑟的寒冬扇得温馨而浪漫。仿佛没有既定节目单的全天候舞会，舞者来去自由。收拢翅膀，它们便降落浅水滩或树上，或低头觅食；或缩头发呆；或扭过头颈，插进翅膀里打盹，快活。我叫不出“仙女”们的名字，岸边的小天鹅上公示有它们的身份信息：小天鹅、白鹅、东方白鹳、豆雁……拉近镜头，雪白雪白的估计是小天鹅，与枯草一样色调的恐怕就是雁家族了。它们竟然友好地混在一起，最远的客来自遥远的西伯利亚，好羡慕候鸟

许承

们来去自由。候鸟喜欢月亮湖的秋冬，我也喜欢。碰巧年底出差池州，住所就在月亮湖附近。一住好几天，机会难得，兴奋得我每天起大早，赶湖。月亮湖其实是平天湖的一个核心水域。因这里食物丰富，大片的芦苇荡、灌木丛或树林还能提供躲避天敌和恶劣天气的庇护所，所以，越冬候鸟云集于此。平天湖的面积相当于西湖的1.7倍。清晨的平天湖，笼罩在轻柔、朦胧的“素纱单衣”中，这是大自然的妙手以水汽与诗意织就的素纱，鸟影、山影、云影氤氲其中，若隐若现，分不

然微笑，想必你的判断，多半入了他的法眼。

那年，闵行七宝镇青年路一座公房内发生特大凶案。一名歹徒夜半闯入底楼一处女生宿舍，四名女性被害，现场狼藉满地。在现场柜子抽屉面板上，获取到半枚凶犯掌纹。我紧跟

恩 师

戴 民

恩师探勘现场，足足半日，他俯身蹲在原地，没放过一处细节，被害人的衣着，一件件捏在掌中正反两面细察，眼里努力还原现场厮打挣扎场景。案情分析会上，财杀、谋杀争论不休，恩师若清风拂山岗般淡然。虽然，法医未检出凶犯有性侵的痕迹，但他却从被害人贴身衣着内侧几滴溅血，断定凶犯奔性侵而来。案件定性事关侦破方向，我为信恩

师的眼光不会错，恩师让我表态，我脱口而出，凶犯一定是“老吃老做”的货色，主张并案侦破。会后，恩师眯眼瞧我，学我口气道：“嗯，老吃老做……”我陡然提了精神。

恩师张声华眼中不仅有细节，更有大局观，谋个案于全局之中，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，我仰慕他颇具胡适先生治学的办案风格。但我的假设无法得到印证，周边并未接到类似报案。专案组并未甘心，终在案发地派出所治安登记本上找到十来起接警记录，表明同

一个歹徒，曾连续夜闯发廊、按摩店等夜店猥亵女性的案情，作案手段与凶案雷同。可派出所当时并未上报，竟以治安案件查处，其间一次现场抓获了犯罪嫌疑人，仅治安拘留结案。好在留下了嫌疑人指纹掌纹，拿来同凶案现场掌纹比对无异。几天地毯式搜捕，最终在案发地周边逮住穷凶极恶的罪犯。冥顽凶残的罪犯果真“老吃老做”，上来

用心比较两国刑侦机制，回国后向他汇报，恩师边听边记，促膝相谈。往后，一系列刑侦改革举措在他腹中酝酿，队所联手、做实基层、合成作战，科技强警，刑侦803在他手里名闻遐迩。

不久，恩师高升，分管全局治安工作，仍然心系刑侦事业，恩师是同行心目中的“老法师”，疑难大案现场总离不开他的身影。我因故调离心仪的刑侦岗位，心里特憋屈，找恩师吐苦水，恩师平视我痛苦不堪的神情，淡淡只问一句，这回摔倒，不打算爬起来了？话里话外，既表同情，更在提气。

我在田园派出所任上，恩师两年中三次来所视察，当年，全市人口治安服务管理改革创新，恩师将徐汇田林和闵行田园派出所视作两块“试验田”，精心探索，悉心栽培。他对我说，公安工作就像踢足球，从前我俩打前锋，如今踢防守，脑袋瓜要只好琢磨防住案件。以前破案老百姓满意，但不发案才能让老百姓从根本上满意。管理治安，服务当先，改革要从服务百姓做文章。

恩师享誉业界，源自他慎独与清醒，唯独对待艰难繁重的事业不够警醒：过度耗费精力，过早透支生命，以致病魔缠身，未享天伦。他仍然挣脱不了从事这个行当的人的命运羁绊，让人每每心酸。

清哪是真，哪是幻。用脚踩一踩马路，才确信：这不是幻觉，我与鸟，与湖，与山，与云同在现实空间。量子物理有个概念叫“虫洞”，是指多维空间中可能存在的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（简言之，抄近道穿越时空）。常人只能理解三维空间，而物理学家与数学家认为存在多维空间。月亮湖，让我这种智商平平者找到了“虫洞”的感觉。你看，它的南岸，近处是布满历史遗迹的齐山；北岸，远处是望不到边的现代高楼大厦。夹在中间的月亮湖湿地，作为候鸟的大同世界，就是链接人文、历史与世俗、现代的“虫洞”。

时 尚